

1973年新青節——福音革命

載滿年輕人的巴士車隊見首不見尾，一路喧囂著疾馳在義大利因薩撒瓦爾達諾（Incisa Valdarno）通往盧比亞諾（Loppiano）的狹窄道路上。如此長的車隊出乎人的意料，令到原定的計畫堪憂。誰曾料到10,000個年輕人到來的目的，之後會變成世界上許多城市的年度活動？這真是讓所有盧比亞諾市民目瞪口呆的「入侵」。

這個活動始於一個風雨交加的守夜之後，那個從心靈和臉上迸發出的暖陽春日——歷史上首屆新青節（Genfest）！我就在那裡！是的，我就在那裡！「Vivir para cantarlo,」加茜雅·瑪桂紫（García Márquez）會說：「我活著是為了歌唱這慶節！」

我仍舊可以看到眼前盧比亞諾的天然露天劇場，坐滿了來自義大利其它幾個歐洲國家的年輕人，他們中很多人經過好幾個小時的行程來到這裡——還有來自世界各地其它國家的代表，如阿根廷（Argentina）。

傅理斯（Pasquale Foresi）神父宣讀了一則來自教宗保祿六世（Paul VI）的訊息。

由新青運動（New Generation movement）組織這個青年的慶節（新青節）。他們齊聚一堂回應盧嘉勒的邀請：為一個更加團結合一的世界而生活。活動以我所屬的紅新青（Gen Rosso）國際樂隊的一首歌作開幕。歌曲、舞蹈、個人的故事、介紹等，全都為慶祝活動增添亮色，同時讓我們心中確定，由於我們的貢獻，終有一天，世界會合一。

傅理斯神父首先發言，宣讀來自保祿六世的一個訊息。教宗說：很高興聽到有關新青節的事情，並表達自己，希望這個活動能夠「有助於對福音所賦予的責任形成一個更加清楚的意識。」

這是青年發出抗議的時代，傅理斯神父稱福音是最偉大的「社會革命」。我想到我的侄子們，他們曾追隨切·格瓦拉（Che Guevara）支持一種社會革命，及幾年後有「失蹤者」（他們說阿根廷有3萬個年輕人失蹤了）。

來自南非的參與者

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有一首歌真的深入我心。這首歌由保羅·班比（Paolo Bampi）編寫，並於早兩年前在同一個地方演唱。他是一個得了重病而去世的特倫托（Trent）青年。雖然我們素未謀面，但通過他的歌曲，似乎產生一種理想的關係，把我和天堂聯繫起來：「你想要什麼？你在尋找什麼？你想找要一個神嗎？我就是一個神！你想要找一個人嗎？我就是一個人！」這就好像我已經在耶穌內找到了那條道路，就像保羅那樣。

我記得一個時刻，一個臉上掛著歉意微笑的婦女，幾乎顫顫巍巍地來到麥克風前。她的沉默就像油脂撒在草地上一樣，10,000個年輕人好像成為一個人。她開始講述那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：「天主是愛，祂無限地愛著我們。」她就是雷娜塔·博隆娜（Renata Borlone），首批追隨召叫進入普世博愛運動團體中心的年輕人之一。現在她是封聖進程中的「天主的婢女」。

來自阿根廷的團隊。

安東尼奧（Antonio）——也來自阿根廷——和我一起唱出《人類》：「天堂宣佈了新的光照……人類蘇醒……問候初升的新太陽……」歌曲的結尾向天主發出一聲高呼：「相信愛！」雖然我們都戴著遮陽帽，但臉上仍舊被曬黑了，臉上閃爍著鑄刻在我們靈魂上那強烈的和有形可見的標記。

我們離開時都確信，我們是在「宣告一道新的曙光」，合一的世界是有可能的，因為在1973年5月1日歷史性的一天，在我們中間體驗到了。

古斯塔沃·柯拉莉雅（Gustavo Clariá）